

沉闷的午后，灰色的天空，裹挟着阴郁，忧伤，似是暴风雨下的海洋倒悬，笼罩在34°N114°E国区的上方，压抑着城市的呼吸。

在通天的金属塔包围网下，在无机物组成的地基之间，一处地下设施之内，灯火通明，映照狭小空间中的每一人。不到几十平方米的房间内，挤满了学生模样的少男少女，无一例外，这三十五人的头部接入着线缆。此刻，一场激烈的角逐正在房间中央的柱状量子计算机中上演，虚拟的试题无时无刻不在挑战着学生的极限，期间，不断地有人面露崩溃之色，瘫倒在地，无奈地揭下神经检测接口，向这场考试投降。

不知几个小时过去，人群的中央只有两人傲然挺立。突然，右边的一人仿佛是意识到了什么，方才的专注顿时无影无踪，取而代之的是轻微的忧愁。随后，他无心继续，扯掉线路，丢在一旁，转向了左边的学生。

“恭喜。”他脱口而出，仿佛一种肌肉记忆。

“第五次考试.....你还是在这里止步了。”左边的学生带着得意的神情说道，“感谢你陪我走过这些考试，再见了。”

话音未落，右侧的学生已经背起背包，走出了房间。而那左侧学生的笑容也被哀伤所覆盖，目送右侧的学生走出考场，消失在阴暗的走廊之中。

那右侧的学生来到电梯之前，随着神经检测仪扫过他的脸庞，大门打开。走进一片漆黑的电梯，唯余老旧显示屏上的红光指示着层数。随着数字变为“1”，电梯门再次开放，他走出门外，回到了地表。

他深吸一口微凉的空气，同往常一样，中心区的空气洁净无味，两旁的建筑散发着刺目的白光，银色的金属地面几乎找不到一粒灰尘，经清洁系统调控后的市容整洁至此，隐约之中透着一丝诡异。

已是深夜，空中只有建筑和风的声波在回荡，神圣不可侵犯的环境给所有踏入此地的人以无形的高压，中心区的肃穆在此刻达到顶峰。不能忍受这样的氛围，他三步并作两步，快速离开了这片区域。

离开中心区，抵达二环，有雨滴滴落在他的脸上时，他才发现已经下起了小雨，与因防空系统的包裹而终日天气不变的中心区相比，二环显然多了些自由的气息。被激光点阵蒸发的雨滴，在中心区的上方形成一片浓重的雾气，仿佛是这一庞大的国区机器发动着引擎。他回头望了一眼，便头也不回的离开了。

步伐愈发匆忙，到最后，他似疯了一般奔跑在空无一人的路面上。雨滴愈发密集，到最后，几近要填满每一寸空间。风愈发强劲，到最后，仿佛要将他单薄的身躯刮走。身上的夏装早已浸透，但他没有理会天空，仍旧顺着道路，进行着一场永无止境的赛跑。

拐过不知多少路口，整洁的景象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残破的小路，如果不是周边高大的黑色建筑，很难想象这还是在城市之中。他的脚步放慢，走向了小路的尽头——一片墓地。

踏入泥泞，他进入墓地深处，周边的木制墓碑吱吱作响，泥土的气息弥漫开来。如今，这里是周边居民小心维护的“非法墓地”，埋葬着不被国区铭记，甚至是排斥的人们。而今天，就是他祭拜的日子。

虽有被人照料，但受限于周边居民的能力，维护也仅限于拔除杂草和检查墓碑。此刻，一个身着黑色雨衣的老者正在三块墓碑旁检查着。看到他走来，他整理雨衣，站起身来。

“来了吗，抓紧时间祭拜吧。”老者看着他，眼中没有一丝同情。“因为明天，在我们商议下，你们的墓葬将被清除。”

他听到这些，身子一震，随后无力地跪在老者面前，向老者俯首。

“别来这套，我连纪念用的荧光灌木都为你种上了，我已经仁至义尽了。你应该清楚，这是你交不上配给的必然结果。”老者眼中流露出厌弃。“另外，你在城市外围的窝棚也要被拆除了，一个新的岗哨将被建在那里。你明白吗？”

他无言答复，只能默默地点头。“很好，你还剩3个小时，做你想做的吧。”说完，老者大踏步离开了。

独自跪在墓园中，他向前爬了几米，挣扎着来到那三块墓碑旁。他掏出一根自制的毛刷，借着一旁种植的荧光灌木的微光，小心翼翼地擦着三块石碑上的污渍，尽管在大雨冲刷之下，这一切没有丝毫意义。

借着荧光，他辨识着石碑上的文字：

2032-2072，男，死于执法

2050-2068，男，猝死

2032-2074，女，死于营养不良

在辨认的途中，过往的声音缠上了他。

“旧社会留下的罪犯，死不足惜！”

“请看，这纸合同之上写的清楚，两千三百二十九章第一千四百八十五条‘如有因工作性质，业务要求，个人等因素，造成工伤或死亡的，本公司概不负责’。”

“没有配给？就是太懒了！连那些指标都无法完成，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吗？”

“您的条件不满足工业区的录用标准，请回吧。”

.....

在尖锐的风声中，在雨滴拍打地面的声音中，那些声音渐渐消失，他的思绪回到了现实。唯余他一人，在泥泞中挣扎。倒在地上，大雨似要淹没他，泥泞似要吞下他，三根石碑上的文字似要为他叹息。

“就在这里止步吗？”回想起方才左侧同学的话语，他不再挣扎，缓缓站起身来。他打开背包，里面躺着一把手枪，与现代的枪械相比，这柄古老的火药武器实在太过小巧，但也足以结束他的生命。他猛然抓出手枪，侧身对着那漆黑的枪口，那刚才不敢对准同学，现在对准自己的枪口。

枪口抵住太阳穴，就像那枪口天生就该放在那里，此刻，二者终于贴在一处，享受着永久的平静.....

扳机扣动，这一瞬，世界归于平静，这一刻，时间仿佛暂停，天空不再怒吼，泥泞不再狰狞，这一刻，便是永恒。

所谓的定义，此刻正从他的身上剥离，但仍有一项定义不肯离去，死死地粘着他，试图将他拉回.....

“啪——”

该响起的枪声并未响起，取而代之的，是弹匣掉入泥泞的声音。

“对准应对准的人。”一个平静的男声响起。

他猛然睁开双眼，向后望去，借着荧光，他看清背后站立一名身材高大的人。

那人一身黑色，约有两米高，下身一条长裤，上身穿着堑壕风衣，再向头部看去，本该是头部的地方，被巨量红色的点取代，那是微型的摄像头。这让他不寒而栗，身形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。

“15号，您的‘眼脸’。”那人再次开口，同时一把抓起他，向黑暗中走去。任凭他手刨脚蹬，也无法反抗丝毫。最终他们来到了墓园外的一辆车前，门一开，他被扔到了后座上。自称15号的人坐上驾驶位，发动车辆，驶出了街道，又向着城外驶去。

雨仍在下着，新生的他，坐在陌生的车中，在素未蒙面的人的指引下，驶向了未曾到达的外界，走向了未知的未来。